

上海“博学”流浪汉出语惊人走红

系公务员 休病假26年工资照常领

在上海车水马龙的街头，一名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席地而坐，蓬头垢面但出语惊人。面对陌生人的镜头，他用标准的普通话讲《左传》《尚书》，谈企业治理，谈各地掌故，也告诫人们“善始者众，善终者寡”。

近日多段视频在网络上传，他甚至被网友称为“国学大师”。他到底是谁，是奇才还是网络炒作？

流浪汉系上海某区审计局长病假员工

红星新闻记者多方调查核实，他真名叫沈巍，系上海人，已流浪26年，曾是上海某区审计局公务员，家中有一个弟弟、两个妹妹。上海相关部门向红星新闻证实，沈巍系某区审计局长病假员工，26年来，薪酬按相关标准正常发放。

红星新闻分别联系到沈巍的弟弟和一个妹妹，但对方拒绝接受采访。

近7年，沈巍多在上海杨高南路地铁站附近栖身。附近一家酒店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，沈巍腹有诗书，谈古论今，未伤害过任何人；只是他将捡

来的垃圾堆在酒店门口的绿化带里，既有碍市容，又令过往行人不适。这位负责人称，他曾看到过沈巍的工资卡和身份证。

一位与沈巍相识多年的环卫工人向红星新闻介绍，沈巍的家人曾找过他，但他拒绝回去。他称赞沈巍读书多、脾气好。

负责沈巍所在片区的一名城管称，沈巍的确博古通今，但在捡垃圾方面走进了死胡同，“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做。”

红星新闻记者近日深度对话沈巍，还原他流浪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

沈巍

本人自述

原生家庭如何？

我的父亲是我反思人生的样本。他是(上世纪)60年代的本科生，学的航海专业，从江苏到上海后，他的人生遇到了挫折。

我出生在上海，和外婆生活在一起。但父亲和外婆的关系不好，不知何故父亲常迁怒于我。即使这样，我也没恨他。

我喜欢画画，也喜欢读历史书籍，但他深恶痛绝。有时候，我卖垃圾买了书，回家时，只能悄悄藏在衣服里不让他看到。直到晚上，等他睡觉了，我才敢在被窝里偷偷把书拿出来看。

那时的语文老师，我有压抑感。是的，我在父亲面前无所适从。学审计专业是我这辈子的遗憾。如果父亲很客气地交流，我一定不会选择这个专业。我会选择中文系或者国际政治研究。

毕业后，我进入上海某区审计局。我没有名校背景，对审计专业也不喜欢，但在父亲的约束和压力下，我才做的这个选择。

这辈子，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很遗憾。如果可以重来，我会选择一份符合自己意愿的工作，和文化挂钩，而不是数字。

这次网上走红真是不虞之誉，没想到。不过，这不能改变我的命运。我一辈子没想过成名，人要实至名归，做到了自然就出名了。

我最向往成都，读书人一辈子有个理想，最好的像诸葛亮一样，出将入相。如果做不到，就学杜甫，忧国忧民。

为何走上这条路？

我沦落至此，归根到底是理念的冲突。

我在艰苦环境里长大，为了读书，从小就捡垃圾，橘子皮、碎玻璃，能卖钱的都捡，然后就去买书。

小时候，因为捡垃圾经常被同学们笑话，我也很难为情。但那个时候我就很纳闷，怎么讨饭的人不

做事情，反而都同情他，而我付出了劳动，反而被讥笑？最有趣的是，我捡的橘子皮有专门的人收，为什么还遭人笑话。直到现在我都没搞懂。

26年了，我一个人就这么过来了。有时候，我觉得很痛苦，正常情况下我该有个儿子。但26年前的一桩往事，直接导致了我今天这样的结果。

1986年，大学毕业后，我进入上海某区审计局。进单位的第一天，我走进卫生间，发现垃圾桶里扔了很多纸。我觉得可惜，有用的东西不该这样被浪费，所以就捡起来。

从此以后，只要在办公大楼一天，我就捡有用的东西，比如报纸或者只印了一面的纸。但不捡可乐瓶之类的东西，我经济独立了，不需要再卖钱来花。

那时候，我工作很勤奋，每天很晚回去，有时直接住在办公室。就这样过了几年，直到有人投诉我在单位捡垃圾。那是1993年。

回家后一进门，我70多岁的外婆就从床上坐起来，扯着嗓子喊，你们单位的领导过来了，说你脑子不正常，老捡垃圾。我就想，到单位和领导们解释下。

第二天，我还没去找领导，结果几个领导就来找我谈话。他们说，沈巍，从今天起，你收拾下办公室的东西回家待岗。他们认为我捡垃圾，脑子坏了。

(注：对于沈巍的这个说法，相关审计部门予以否认，表示他们并没有逼走沈巍。)

那天，费城交响乐团在上海万体馆演出，我本想去。但人生头一次遭受挫折，有点经受不住。坐上公交后，本该在中途下车，但坐到了南浦大桥终点站。我就想，那就回家吧，多读点书。但家人和我闹起来了，像不认识一样。

我生平第一次哭了起来，觉得很委屈。我捡垃圾不卖钱，而且给单位节约。怎么就成了这样？

1995年，和家人赌气，我去外面租了一套房子。老房子快拆了，我想快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住了。但

直到2001年，房子才被拆。

房子拆了以后，我就住在邻居家一个老头的屋檐下，直到2002年春节。之后，我搬到了浦东。那边是老屋，所以也没人投诉我。之后，家里人给我指定一个房子，但因为被邻居投诉，我两次被人赶了出来。那时候我已经和家里人断绝了关系，就正式流落街头了。

每天的生活怎么样？

我有钱，不需要人接济。这26年来，单位一直在给我发工资，大概每月有2000多元，我的卡里目前约有十万元，其中部分是父亲的遗产，拆迁时他把房卖了，我分到了十多万。

我适应能力很强，在马路边一趟下就能睡着。冬天时，我会蜷缩着睡，但经常被冻醒。吃饭是最简单的事。现在的社会，吃的是最好捡的东西，也是被浪费最严重的东西，是很多人不以为珍贵的东西。我只吃诱惑到我食欲的东西，一般是素食。

捡回来后，吃剩下的分给猫、给狗或者给鱼吃。

每天凌晨两点钟，我会推着三轮车去附近几个固定的点捡垃圾，点太多身体受不了。大概五点钟，我回到睡觉的地方，眯会儿。天亮后就开始收拾。现在，我只能把手伸进袋子里整理，不能摊开，否则城管就来了，所以时间很长。我会把吃的、用的，报纸、书、塑料、铝罐之类的分给。

六七点钟收拾完了，就去附近的地铁里看会书，到八点钟左右找个地方去睡觉。

读书时，不懂或者吃不准的地方我会用手机查，连的是附近商家的网络。因为身份证几年前丢了，所以没法办卡。之前曾买过一部手机，但被人偷了。之后托人在网上买了这部500元的二手手机。

我喜欢画画，下载了很多名画的照片，我也会把看中的书的封面存下来。

我的手机里存着甘地的照片，我特别崇拜他，我愿意主动过苦行僧的生活，我不标榜，我就是喜欢这

样的生活。

我不想红，喜欢宁静的生活。岁数大了，到了天命之年，更何况生活这么动荡，再想什么呢？这么多年，我坚持的生活理念是，人不能肆无忌惮浪费东西。

和家人联系多吗？

2003年之后，我就很少和家人联系了。

2012年9月30日正好中秋节，弟弟联系到我，说父亲不行了，问我要不要去看下。我答应了。那个时候，我流落在一座大桥下，头发乱得一塌糊涂。我就叫了一个认识的人给我剪下，剪得勉强勉强吧，又借了几件干净的衣服。我甚至问人，要不要带点东西。

到了上海长航医院，父亲在病床上，十年不见，他不认识我了。

知道是我后，他开始流眼泪，紧握着我的手，说很愧疚。他说，你本可以在学习上有一番成就的，全因为我……他一直打自己的耳光，我已经泣不成声，说不出话。我说算了，都过去了。那时候，他还不知道我已经流落街头。他说，一家人终于团圆，正好又是中秋节，买个月饼大家分着吃了。

我走后不久，父亲走了。

在流落街头前，我爱美，随身会带着镜子和梳子，参加活动时，我甚至会专门去卫生间打理下头发、刮下胡子。

但我最后一次理发是在2014年5月，去参加外婆的追悼会。

网上有人说，我的妻子和女儿在一场车祸里丧生，这是在造谣，我没结婚。

中学时，我看中一个女孩，暗恋了很久。直到工作后，有人说，她在我对面的医院工作，我写了信托人送过去，结果人家已经有了对象。之后，就再没有心动过了，静如处子一样。

有人说，我是因为这个事受了刺激才捡垃圾。我一再和他们解释，捡垃圾是由我的理念和价值观决定的。

为何坚持捡垃圾？

我从小捡垃圾，但我并不以此为耻。这些年，我发自内心地就想为垃圾减量作点贡献。垃圾分类是源头治理，应该针对产垃圾的人。但在一个提倡垃圾分类的社会，我从小捡垃圾，反被嘲笑。

这个苦我吃了26年，就好像一碗饭，我觉得挺好，为什么你们觉得不好？

有因为捡垃圾定罪的吗？报纸是报纸还是垃圾呢？我读了很多书，但直到现在都不明白垃圾是什么意思。它是名词、动词还是形容词。

有时候，我辛辛苦苦捡来的东西又被人拉走了。因为捡垃圾，我反反复复被房东撵出来。

我不想与世隔绝，我想让外界理解我，垃圾分类，是这个国家都在提倡的。

但有的东西我不卖，藏书藏报很正常。人真奇怪，我节约资源，不管什么纸，捡回来了，我写写画画总可以吧。

我不会放弃捡垃圾，我没有做错。

有人说，给我钱或者给我吃喝的东西。但我无儿无女，孤老头子一个。我不要任何金钱和物质的帮助。给我钱干吗，我自己有一双手，要人家的钱好意思吗？

这20多年，我没买过一粒米，也没买过一件衣服，身上的衣服已经穿了几个月。不管到哪儿，我都会做两件事：买书、捡东西。哪怕看到地上有一张纸也要捡起来。

我卖废品买书，这几乎是唯一的开支。但恶性循环，书被放在室外，日晒雨淋，一直丢一直坏一直买。

我读书很杂，什么书都买。像上瘾一样，美术、历史、文学……但我不喜欢理科，之前虽然硬着头皮买了，但看不懂。

真的，我什么都想看，我原本以为像我这样的人可以为社会作一番贡献，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沦落至此。

我从小受儒家教育，想做个政治家。坦白讲，我想做官。(王春)